

主編 / 庄園 孫駿毅

中學生 社會篇 情感體驗作文

zhongxuesheng
qinggan tiyan zuowen

知識出版社



中学生情感体验作文

社会篇

庄 园 孙骏毅 主编

知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学生情感体验作文·社会篇/庄园、孙骏毅主编.
北京:知识出版社,2001.9
ISBN 7-5015-3136-6

I. 中… II. ①庄…②孙… III. 作文—中学—选集
IV. H19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61200 号

中学生情感体验作文 社会篇

知识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编:100037)

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8.75印张 200千字

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15-3136-6/G·1619

印数:1~15000册

定价:11.00元

都来写感情真挚的文章

庄 园 孙骏毅

人最宝贵的东西是感情。

感情中最宝贵的东西是真挚。

感情真挚的文字是鲜活的，那字里行间闪动着皮肤般的光泽，使人读起来回味无穷。

说真话，诉真情，即使文字质朴得像山里挖出来的一截榆根，它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品；说假话，述虚情，即使包装得像一束形态婀娜的鲜花，它也不能散发出芳香。

摆脱已有的作文模式，摆脱人为的语言设置，将真挚的感情写出来，是 21 世纪的作文新概念。

所见所闻拓宽了我们的视野，丰富了作文的“材料库”，再经过真挚感情的浸润，它就变成了我们的所感所思，凸现其精神和人格层面上的意义。

本书中所选的一些优秀作文，在立意开掘、角度选择、表现技巧和语言运用上，或许还能挑出这样或那样的毛病来，但有一点是值得称道的，那就是：我们读到了被真挚感情抚摸过的新鲜而真实的

11-37/05

感觉；看到了作者那敞开的真诚的心灵之窗——凝结着富有活力的哲思的露滴。

生活中的“真实”不等于就是真情，但真情必然蕴含在人对生活“真实”的体验中，这就如同美在“发现”中，但不是所有的“发现”都是美的。

我们强调的“情感体验”，就是指在观察、思考和写作过程中，始终伴随着自己对生活真实和真挚的感受和体悟。惟有感情真挚，才能从生活中寻找新鲜而独特的材料，才能写出属于自己的文字。无怪乎，当文学青年向巴金老人讨教“写作秘诀”时，巴金老人说：“倘使真有所谓秘诀的话，那也只有这样一句：把心交给读者。”换言之，就是要说真话、诉真情、述实感。

失去了真挚感情，作者就会像失去了活水的鱼，断了线的风筝和地基不实的楼群——作文如此，做人又何尝不如此！

2001年7月10日



目 录



漱
視
窗
外

砌墙的人们	北京	姜 涛(3)
边缘人	上海	何 敏(6)
乡亲印象	河南	王秀兰(10)
卖花姑娘	江苏	苏 虹(13)
女孩阮宁	江苏	钱夏燕(15)
胖嫂炒股	江苏	赵 瑜(18)
探味老馆传奇	湖南	杨昌祿(20)
婶儿们	河北	唐春艳(23)
收废品的老头	江苏	路 璐(26)
清晨农妇	台湾	吴玉璟(28)
守山的老人	云南	杨秋帆(30)
金姑	湖北	高华翔(32)
大胡子叔叔	北京	钟 杨(35)
大奶奶	江苏	艾 华(37)
竹姨	新疆	李 军(40)
邻居	天津	虞肆雯(42)
愁子	河南	王旭章(45)
阿绍	福建	谢丽春(47)
残疾鞋匠	北京	周 辉(49)
山爷爷	湖南	陈小明(51)
作文真说:第三只眼睛看窗外		(54)

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|
| 一些生活 | 广东 | 林影芯(61) |
| 娇娇女的自救行动 | 河南 | 孙倩(70) |
| 老师迟到了 | 山东 | 孙波(76) |
| 水梦 | 江苏 | 周海荣(78) |
| 笑 | 福建 | 张婧婧(80) |
| 家长会的背后 | 浙江 | 高宇(83) |
| 门卫 | 上海 | 张莹艳(87) |
| 逃票 | 上海 | 耿弢(89) |
| 偷自行车铃的学生 | 江苏 | 徐立强(91) |
| 麻花藤 | 江苏 | 陈亚(93) |
| 荒漠上的月季 | 甘肃 | 马海燕(95) |
| 一张龙票 | 江西 | 邱慧玲(98) |
| 我们楼里的故事 | 北京 | 有海丹(101) |
| 异域“顶班”记 | 北京 | 罗樱樱(104) |
| 风雨中 | 福建 | 林晓阳(106) |
| 永远的爱 | 台湾 | 钟茜如(109) |
|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| 广东 | 李丹(111) |
| 我有一个网友 | 北京 | 蛰伏(115) |
| 除“虫”记 | 北京 | 程志培(119) |
| 作文真说：“一叶知秋”的启示 | | (122) |
| 圆明园情思 | 江苏 | 李瑞(129) |
| 江厦情思 | 浙江 | 周思洁(132) |
| 小船悠悠 | 江苏 | 王陶(137) |
| 回归西部 | 甘肃 | 刘晨(140) |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|
|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| 北京 | 李鹏岍(144) |
| 剑河上的桥 | 江苏 | 蔡恩(147) |
| 港澳见闻 | 浙江 | 马原(150) |
| 小高庄杂记 | 江苏 | 高超(153) |
| 漂浮的都市 | 上海 | 刘嘉俊(157) |
| 仁者乐山 | 四川 | 饶渝兰(160) |
| 家园晚春 | 吉林 | 江子(162) |
| 绿 | 湖北 | 倪红焰(165) |
| 感受沙漠 | 北京 | 郑以然(168) |
| 老街 | 山西 | 陈强(170) |
| 老宅 | 江苏 | 陈洁(172) |
| 张家界之旅 | 山东 | 吴冬(174) |
| 西域古城风韵 | 新疆 | 崔云霞(178) |
| 我家住在长江边 | 湖北 | 刘美(180) |
| 香山杂酒 | 四川 | 蓝一海(183) |
| 我爱矿山 | 湖南 | 胡晓衡(185) |
| 沅江夜渡 | 湖南 | 周勳伟(187) |
| 北大印象 | 山东 | 孙丁玲(190) |
| 作文真说:借景抒情写感受 | | (193) |
| 窗 | 江苏 | 李哲(201) |
| 窗棂上的生命 | 江苏 | 张玺恒(203) |
| 山雾 | 北京 | 程侃(205) |
| 说犬 | 湖北 | 郭婧(207) |
| 一双棕色的小眼睛 | 四川 | 马瑜(209) |
| 凤凰鸟 | 山东 | 张玉峰(211) |



觉
物
之
情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|
| 槐 | 北京 | 黎 竹(215) |
| 牡丹下江南 | 江苏 | 李凌茜(217) |
| 莲花 | 浙江 | 潘天丹(220) |
| 致一片枫叶 | 江苏 | 黄淑娴(222) |
| 美竹 | 湖南 | 吴新征(225) |
| 玫瑰风骨 | 上海 | 纪佳清(227) |
| 凌波仙子 | 北京 | 李宁宁(229) |
| 风筝 | 北京 | 赵 楠(231) |
| 枯叶 | 北京 | 杨 娜(233) |
| 龙井问茶 | 浙江 | 任 萍(235) |
| 作文真说:写出物的“灵性” | | (237) |

阅
读
心
情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|
| 玄也可以清 | 上海 | 顾唯唯(243) |
| 永恒的诗篇,永恒的爱 | 上海 | 赵子平(247) |
| 《挪威的森林》的精神之旅 | 上海 | 王 乐(249) |
| 守望麦田 | 上海 | 林依韵(254) |
| 围城风景 | 上海 | 文 雅(259) |
| 废墟上的红罂粟 | 江苏 | 钱伶俐(261) |
| 网 | 湖北 | 范 焱(264) |
| 随风飘去 | 江苏 | 杜雨晴(267) |
| 作文真说:读书、读人生、读社会 | | (269) |

疑◇视◇窗◇外

窗外，风风雨雨
走过匆匆的人
待到雨过天晴
太阳下便站起淋湿的背影
脚印，一行行
写着太地上的事情

* * * * *

北
京

姜

涛

砌墙的人们

这个秋天我一直在看他们砌墙，在我生命 30 步以外的地方。他们，脸色黧黑满身污垢的异乡人，在我秋天宁静燃烧的视野里砌墙。

黎明是从草木和露水的幻觉中悄悄升起的，而黄昏又用苍茫的腰肢诱惑着我喉间的感动。此刻，我那幽暗的书桌正如满天残败的云霞，凌乱而不可收拾。一杯茶在窗台上日臻孤独。我停下笔，停下心头草率的想像，再一次看到他们，我生命 30 步以外，砌墙的陌生人。

其实，他们都是些精壮的男子，却在木头与砖石间，显得衰老而迟滞。一块砖，一块砖，墙在不停地升高，他们灰暗的身影酷似一群栖止于枝头的鸟类，挥舞着细小的四肢，四周是一片低矮的房屋和辽远的天际。这个小村子里似乎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，一声寒冷的犬吠，一声婴儿的啼哭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除了暗夜里几点微弱的光，就是这些沉默的砌墙人，全神贯注地在半空中劳动着。

墙在升高，显露出一截赤红的身体，与四周阴郁的色调产生一种奇妙的对抗，工具与砖石撞击的叮叮声，反复在午后空寂的听觉中击起波痕。我已渐渐习惯了这单调的声音，习惯了停下笔或从记忆中抽回目光，望一望他们。他们不会发现我——躲在北窗下的窥视者，这一点我深刻地意识到

了。他们完整地将劳动暴露在秋天里，仿佛鸟儿在天空里暴露了飞向南方的预谋。

对于这个秋天，他们的存在只依赖于这堵不断升高的墙。不然，他们将栖在另一处，离我生命更远的11月的枝头。或许，他们也会在这个小村子里安顿下来，操持炊烟，或者其他一点点小事情，总之是与墙无关的事。

墙还在升高，秋天也渐渐深沉。那些单薄的身体在风中瑟缩着，劳动的进程也缓慢下来，似乎这持续的阴天使任何企图都失去了意义。终于有一天，他们停了下来，第一次将手从砖头和工具上移开，三三两两地坐在空中。其中一些人开始抽烟，说笑，哼一两支小曲；另一些人则将手放在衣袋里，望着天空和不远的城市。一个小个子竟在无意中发现了房中的我，颇为惊骇而兴奋地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。

墙已不再是墙了，墙的升起和连接已将空间分割成一幢房子的雏形，我此时才发觉低估了他们的能力。这些陌生的乡下人不仅仅是在砌几堵无意义的墙，而是在这个阴冷的秋天里连接起彼此沉默的劳动以分割出一方空间，一幢能够容纳身体和梦境的房子。现在这房子已有了四面墙壁，而且有了门和窗子，只差一穹屋顶了。他们有权利停下劳动，思想一下砌墙之外的生活：那些田野上疏落的云朵和星辰，那些节日和锣鼓……

这时有人在敲我的房门，我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之中。

这天夜里，我梦见自己也坐在一堵短墙上，一颗星星拖着漫长而忧伤的尾巴。我手里正拿着一把小巧的铁铲，一块赤红的砖头在怀中跳跃着。而四周的墙上也坐满了人，他们

有的在快活地砌墙，有的在托着硕大的头颅低声不语。远处深深的旷野里，一些马群在惊叫，这使我和其他人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，因而看到了对方的生活。在之后的几天夜里，我持续地困窘在同样的梦中，我知道我病了，被秋天漫长的阴冷腐蚀了内脏。我必须换一个住处，找一处阳光明媚的地方重新开始阅读和书写，那个地方会有人将我怀念，那个地方不是在这里，就像我若干年前坐在一节空旷的车厢里所向往的今天的生活。虽然这种迁徙必然是疲倦而无望的，因为冬天将至，北方将没有一处温暖的视觉，但我必须起身，在雪落之前，我必须找到一个能够温暖如初的房间。

当我又一次坐在桌边眺望 30 步之外那个安静的小村落时，我惊讶地发现，一幢新屋已占据了原来那几堵短墙的空间，而那些砌墙的人，那些脸色黧黑的异乡青年，却像鸟儿一样消逝于秋日的天空里。

我知道他们将永远地消逝在我的视野中，正像往日的经验将永远地淹没于对未来的恐惧与憧憬之中。

* * * * *

上 *
海 *
何 *
敏 *

边缘人

谁让我们把家安在即将动迁的地段。无耐的父母只有将家迁出市区，在骑车达 1 个半小时才能到的浦东北蔡安家了。

北蔡只是一个小小的镇。当地人还是保留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习惯。傍晚六点后，几乎所有的店铺就都打烊了。于是我担当起“城乡结合部主任”的角色，往返于市中心和北蔡镇之间。自行车是惟一“忠实不二”的坐骑。

有一天，我的“马儿”受伤了——车胎上戳了个洞，垂头丧“气”转不起来。无奈，我把它送到最近的车摊去修理。修车的是个非常年轻、皮肤黝黑的小伙子。他熟练地把内胎卸下，补好，装上。

“多少钱？”我小心翼翼地问。小姑娘出门在外，让“黑手党”斩几刀是常有的事，何况这边缘地带。

“随你给多少。”他笑笑说。

我大吃一惊，这样的话可从没听说过，应该把世上所有的车都送到这儿来修……

这以后，遇到奇奇怪怪的事情日渐增多。比如一个开两家石材店，还管大理石加工的小老板只有 18 岁；比如做了 3 年油漆工，每天香烟一包半，年龄只有 17 岁的男孩子；比如体重只有 110 斤，却能把 100 斤一包的水泥举过头顶的

建筑工人；比如国庆节4天，我眼看着一个矮矮的小伙子造起了一座20多平方米的砖房……

他们年轻，年龄几乎和我一样，可我有时候会习惯地喊他们叔叔。总觉得，他们很有能耐，很多事是要够得上“叔叔”的水准才能干的。

他们从中国的各个地方走来，生活在城市与农村的边缘。我称他们为“边缘人”。

家里装修的时候，来了一个扬州乡下的小木匠，也是又黑又瘦，也很年轻。他在干完活以后，大大方方地来向我借书，目光停止的地方竟然是《文化苦旅》，我于是把语文课的补充教材借给了他。

半夜里给蚊子咬醒了，索性起床，看看夜色，居然发现他房间里灯还亮着。“什么叫社会主义，什么叫马克思主义，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……”是他在轻声地念着书。我一看手表，好家伙，半夜两点！

第二天，他居然跑来，指着课文后的“思考与练习”问我到底什么是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”。我说你也别问我了，白天发疯似的干活，晚上又发疯似的看书，离见马克思也不远了。

可他却是“虚心接受，屡教不改”，每晚都到半夜。我颇怀疑，他身体是什么做的？

开学，八校联考，我把平均分几乎不及格的语文试卷拿给他做。他居然能把那两篇难得出奇的古文翻译得头头是道，羞得我直打算放弃考大学。

去买地砖的时候，碰上一个福建的小伙子，又黑又结实。看他娴熟地和妈妈谈生意，狡黠的眼睛放着别样的光

彩。忽而拍胸脯保证质量，忽而为我们参谋搭配颜色，原本打算在客厅里铺地砖的，结果让他说动了心，改铺了他的大理石。

因为买东西，去了几趟，一来二去，大家就熟了。我无论如何想不到他不过才19岁。他14岁辍学，然后一个人闯荡，什么都干过：卖菜，做搬运，造房子，制冷饮……直到现在，自己有能力开建材厂，在这个小镇上惟一的一条大马路上当“花砖连锁店”的小老板。当一个人的眼神清澈如水，额上还没有一道皱纹的时候，谁也不敢相信他已老于世故，工于算计。可他，我知道，不动声色中，又赚进了一大笔。

在他那一口市场上非常流行的“闽南普通话”中，我常常可以听到“台独”、“李登辉”、“大陆”之类的字眼，甚至对中国政局的评论也很精彩，看他那激进的模样，简直是个两岸关系问题观察家。一回，他问我名字，我开玩笑说：“你猜猜，我的姓是个疑问代词。”“姓‘何’对吧！”他灵巧地回答。立时更加让我另眼相看，他不过小学毕业啊！再后来，就不敢去了，因为觉得他太厉害，会让我把他店里的东西一件件搬回家的。

现在，我不敢把他们看得简单了。这样一群青年，告别了黄土地，从安徽、浙江、江苏，甚至贵州、广东、云南来到上海，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生存，从最没趣最辛苦的活干起，一点一点上升，与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抗争。

大家是一样的年纪，我们已经在享受他们创造的财富——大桥、隧道以及上海的胜景。除了上海人特有的“优越感”，我还有了“边缘人”的危机感——如果这些善吃苦、